

物与人：馒头作为祭品、礼品和艺术品

周星

党家村位于陕西省韩城市城区东北大约 9 公里处，它东距黄河 3.5 公里，西距 108 国道 1.5 公里。党家村周边的地理环境，恰好是黄土高原和八百里秦川的交汇地带，为典型的黄土地貌。它位于一个河谷台地上，依塬傍水，泌水绕经村南流入黄河，泌水两岸及村北、村南的高塬上则密布着果树、花椒林、菜地和农田。该村有党、贾两大姓，世通婚姻，外姓较少，是一个典型的同族姻亲聚居的村落。2006 年全村有 392 户 1373 口人，约有耕地 2220 亩，户均约 7 亩田地，大部分村民的家庭生计除经营农业（小麦、玉米和花椒等）之外，主要经济来源是依靠在外工作的人和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

党家村所在的黄河中游广大地区是我国小麦的主产地之一，这一地区人民的饮食生活也主要是以面（粉）食为主。长期以来，在当地以面食为主的饮食生活中，主要是由妇女们创造出了一种内涵丰富、形式多样而又独具特色的花馍和礼馍文化。在本文，“馒头”是指使用小麦面粉经发酵而蒸制的食品，陕西方言称馒头为“馍”或“馍馍”；“花馍”是指被做成各种造型、或染上各种颜色的馒头；“礼馍”则是被当作礼物在乡民之间相互馈赠的馒头和花馍；而所谓“蒸食”，则是对上述所有馍类的总称。

在党家村“发现”花馍和礼馍

2007 年 2 月 16 日—24 日，春节期间，我在党家村进行调查。除夕夜里，我亲眼看到各家各户专门为春节蒸好的馒头，其中包括花馍和礼馍。党家村家家户户都有在春节前夕蒸花馍、礼馍的传统。一般是在腊月二十三过了以后，家家户户就要开始张罗着蒸馍了，各家多是按照需要走动的亲戚的家数，以及需要送礼的对象的辈份高低、长幼、多寡等，一次性地蒸好所有的各种礼馍和花馍。花馍、礼馍在当地有很深的乡土文化内涵，它有很多的名称和种类，被村民们应用于各种不同但又非常重要的生活场景，村民们尤其农妇大都对花馍、礼馍有很多“说道”。

除夕这天，每家村民都举行“接神”仪式。所谓“接神”，就是在庭院中央设一个小供桌，献上各种祭品，然后焚烧线香、鸣放鞭炮，全家老幼按辈分顺序依次叩拜。在那些祭品中，有一种“献爷馍”¹（造型类似人头的一种馒头祭品）颇为独特，很引人注目。

元旦清晨，农户全家三代男性举行“祭神”和“祭祖”仪式，再次用献爷馍作为祭品。

正月初二，村民们迎接已经出嫁的女儿、姐妹们回娘家拜年。在她们带来的各种礼品中，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礼馍和花馍。

正月初三，外甥、外甥女给舅舅家拜年，也都是带有很多花馍、礼馍。这天下午，我们参观了设在村干部党文涛家的四合院里的“民俗馆”，有好几大柜子的“花馍”陈列在那里，种类有几十种，花样之繁多、造型做工之精巧，称得上琳琅满目。或许是因为“展示”的需要，这里陈列的花馍、礼馍，比起我们在一般农户家里看到的较为朴素的花馍相比较，确实要显得更为花哨、鲜艳，做工也更精细一些。据说，党家村有些人家的媳妇或婆婆会做花馍，特别是手巧的那几位每年到过年前蒸馍时，会有很多人家请去帮忙，很有人气。

正月初四，上午到村民李敏杰家参加他的婚礼。春节是年轻人举行婚礼较集中的时期。亲戚、朋友、邻居前来祝福，他们带来的礼物，主要就是礼馍。在新郎家里的一孔窑洞里，几位前来“帮忙”“看客”（招呼客人）的乡邻老者，逐一地确认和清点贺客们带来的礼馍和花馍，并把它们逐一登记在册，以便作为以后回礼时的依据。在现场，就贺客们分别带来的礼馍和花馍做访谈，得知很多有关花馍、礼馍的乡村知识，为此颇感兴奋。例如，紧要的亲戚（姑、舅、姨等）应该送多少馍才妥当，一般关系的乡邻送多少就可以了等等。

正月初六，我们有机会去参加另一户人家为儿子举行的婚礼。新郎和新娘都是通过高考离开了这个乡村社区的“外人”，前来祝贺的亲友乡邻所送的贺礼似乎也有不同，至少礼馍没有那么多，但无论如何，母亲送的“枣糕子”（花馍的一种，很大）和新入洞房里的那一对对老虎造型的花馍，却依然是按照老的传统。当天，另一户村民为老奶奶祝寿，她的儿孙们送来了表示孝敬的“寿桃”花馍和“寿盘”花馍。

正月初七，我们去距离党家村不远的西庄镇，访问一户专门承做花馍的小店。店主人是一位能干的妇女，她介绍了她的花馍品种，让我们拍了很多相片。这里的花馍造型、称谓和种类，大体上都和党家村一样，但做工却要更精致，大概是商业化或职业化所带来的变化。她的广告牌上写着“承做各类门户馍”，所谓“门户馍”就是花馍和礼馍，陕西人把亲戚在过年过节和红白喜事时互相走动叫做“行门户”，行门户时则必带礼馍和花馍。

2007年暑假，我再次到党家村调查时，正值“七夕”。党家村过七夕的气氛很浓，除了要鸣放鞭炮，给孩子们做好吃的，晚上还要在宅院中央设祭桌，由女孩子们来焚香拜月。祭桌上的祭品除了西瓜、梨、葡萄等各式水果之外，再有就是花馍。七夕的花馍，主要是做成水果的形状，像桃子、梨、石榴、葡萄等。几位同龄的农妇相约一起做花馍，她们一边谈天，一边手捏出各种造型，彼此的配合非常默契。房东大妈说，她们很久没有这么开心了，现在大家都忙，难得聚在一起，尤其是一起做花馍的机会好像是越来越少了。除了各种水果造型的花馍之外，还有分别叫作“壳儿”（筐箩）和“砚台”造型的花馍也完成了，它们分别是给女孩和男孩做的，寓意是要女孩手巧、女工好，男孩则读书上进。

祭品、食品、礼品、艺术品

在党家村调查，我感触最深的就是馒头（馍）、花馍、礼馍既作为祭品、食品，同时也作为礼品和艺术品，其属性和功能之间存在着很多微妙的关联。除了一般的蒸馍或造型过于简单的馒头不能被视为是艺术品之外，其他各类花馍、礼馍往往在某些场景下是可以互相置换的。例如，祭品用过之后，既可以自家食用，也可以作为礼品馈赠亲友；花馍既能作为艺术品被村民们所欣赏，自然也能被用于作为礼品。就算是极普通的馒头或蒸馍，如果把它用于拜年，也就自然“升格”为礼品。

在党家村，逢年过节给神灵供献的馒头，亦即“献爷馍”，它个头较大，一般是用大约一斤白面做成的，其形状好比人头和五官。这种作为祭品的馒头，据说是和韩城一带明末时抵抗清兵的英雄刘永祚最终被砍头有关。敬爷馍虽然主要是用于敬神和祭祖的供品，但过年时由晚辈给长辈拜年，往往也拿献爷馍表示敬意。此外，它还被用于回赠或直接被用来待客。食用了敬过“爷”的馍，实际也就具有了与神“共食”的意义。过去在党家村，有些人家过年时，还会在各自厨房的灶君神像前献上献爷馍与“枣馍”，所谓“枣馍”，其实就是一种镶嵌着红枣的花馍，它也是一种祭品。

正月十五，在党家村是灯节，要蒸“年灯馍”。这天夜里，人们会在粮仓上放一个灯盏和面蒸的小猫；在水缸的盖子上放一个灯盏和一条面蒸的小鱼；在水井口放一个灯盏和面蒸的青蛙；在宅院当中放一个灯盏和一个面蒸的麦秸垛子。所有这些面蒸的动物和事物，一方面算得上是祭品，寓意着对于吉祥、风调雨顺和丰衣足食的祈愿，但另一方面，它们也算得上是一种村民的造型艺术，但最后都会成为孩子们的美食。

二月二蒸“咬虫馍”；端阳节蒸“簸箕馍”；中秋节蒸“月饼馍”。在党家村，举凡节令岁时，均有村

民以花馍作为礼仪食品来应景。前已述及，七夕乞巧的时候，要在“巧娘娘”（织女）的神像前上供，除了各种瓜果外，还有各种做成水果造型的花馍，而最有特色的则是所谓“砚台馍”和“壳儿（针线筐箩）馍”。壳儿馍里也会作出诸如剪子、锥子和针线之类女工道具的造型，等把它献过神之后，送给女孩儿作礼物²，这很合乎此时乞巧的本意。砚台馍是专门给男孩儿做的，砚台上也会有笔架和毛笔之类文具的造型。当所有这些花馍最终被孩子们吃掉了，也就意味着那些满载着的祈愿和孩子们实现了一体。

上述所有花馍、礼馍，都内涵着乡民们朴实、真挚的情感。事实上，党家村的村民们趋向于认为，花馍越是做的精致和细腻，花样越是繁多，其作为礼物的心意也就越为厚重。诸如母亲为女儿出嫁做的“枣糕子”、外婆为外孙女做的“壳儿馍”、晚辈为长辈做的“寿盘”等，其实都是颇为费事、费心的劳作，自然也内涵或寄托着许多的爱意和感情。

一般用来做花馍的面，多要求使用上等的白面，面和的要硬一些，并需要揉得很劲道才行，这样既比较容易做出造型，也不至于蒸得没样（变形）。做花馍往往需要多人配合，通常是左邻右舍的农妇们相互商量着，约定时间的先后顺序，然后再彼此互相帮忙，今天我家，明天你家。做花馍时，案板多放在热炕上，农妇们围坐在一起，揉面的揉面，做“花”的做“花”，大家分工合作，一边说笑，一边劳作，氛围愉悦而又明快。

花馍和礼馍的作制过程，通常主要有揉、捏、搓、掐、剪、压、编、贴以及涂色、镶嵌、蒸制等程序³。她们使用的道具都很简单，无非就是擀面杖、剪刀、筷子和篦梳之类，另外，她们还很擅长用一些有颜色的豆子、包谷粒、大枣之类，为花馍点缀出一些别样的风韵。做花馍手巧的妇女很受欢迎，大家争相邀请，甚至如众星捧月一般。在党家村，制作蒸食手艺的拙巧，往往是社区品评农妇的重要方面之一，而多位农妇一起做花馍的场景，似乎真的也有一些像是比赛手巧与否的意思。

蒸食往来

党家村有一个民俗用语：即“蒸食往来”，它通常泛指村民们通过“蒸食”的馈赠而在亲戚和友邻之间互相走动的习俗。这个用语很可能流通于更广大的空间，至少韩城一带也都有此种用法⁴。在党家村，举凡和年节时令有关的亲友互相走动，还有伴随着生诞、成长、婚娶、贺寿、丧葬等重要的人生关节等而反复不断地呈现和展开的亲邻互助与往来，均和村民们的各种馈赠行为密不可分，“蒸食”则是其馈赠的基本内容。

在党家村，孩子满月时的庆贺通常较为隆重，娘家和亲朋好友要送“圈圈子”，又称“圈圈馍”，其重约半斤，中空呈环状心，如项圈一般，上面还堆贴一些花草或其他纹样，此种面制的项圈寓意不外乎就是想圈住、拴住小宝贝。祝贺婴儿满月的花馍，多有韩城地方的特色，有的小巧玲珑，被做出各种花样，花纹中心常有一颗小红枣，表示喜庆。大凡蒸馍上有环形花纹的，就叫做“满月花馍”。孩子过百日，亲友们还要送“猫馍”、“虎馍”，虽然造型有些不同，称谓也可以分开，但其实猫馍就是虎馍，它们的寓意都是让猫、虎来护卫孩子，反映了大家期望孩子健康成长的心愿。此后，每年的麦收之后，孩子的外婆都会送猫馍、虎馍来，为得就是祈愿孩子的健康和茁壮成长。

党家村的男女订婚，通常要由女方带来一对“老虎馍”，由丈母娘送给未来女婿的这一对面制“坐虎”，威风凛凛，表示希望未来的女婿威武强壮，虎虎有生气，能够保护好自己女儿；当女方离开时，男方要回送女方一对“鱼儿钻莲馍”，或称“鱼儿馍”，表示婆婆希望未来的儿媳妇能够像鱼儿一般轻巧精灵，像莲花一般纯洁。这对面鱼的造型，确实就如同“鱼钻莲”、“鱼戏莲”一般，它在韩城一带几乎就是一种确定的形制⁵。老虎馍和鱼儿馍的馈赠与回赠，就像是双方达成了关于婚姻的约定或默契。举行婚礼时，母亲通常要为女儿蒸送一个面盆大小的陪嫁，这叫做“枣糕子”，它的底座呈莲花形，其上的造型颇为复杂，插、堆或贴满了莲蓬、花蕾、水草、飞禽和鱼儿等。枣糕子花馍，堪称是女方对男方所赠鱼儿馍的回答，

同时也是母亲对女儿出嫁最深切的祝福。

党家村给老人祝寿的花馍是“寿桃馍”和“寿盘馍”。老人“过寿”一般是从60岁起，年年都过，但每10年为一大寿。党家村的花馍中有所谓“十二生肖”，一般是在寿星的生肖之年蒸做出特定的生肖造型，然后用来馈赠和表示祝福。为老人过寿，被村民们看作是子女和晚辈尽孝的一种基本方式，届时，外甥、外甥女、侄子和侄女等，一般都要送“寿盘”、“寿桃”，即便是一般的邻里关系，也往往要送“寿桃”来，此外还可以送鸡蛋、寿匾、寿联之类。寿桃一般多是偶数，如四个、六个不等，其造型有的简单，形状如桃而已，有的则在上边再做出各种花纹，甚至还有做出“五福捧寿”的图案等。寿盘的分量，说起来要比一般的寿桃重很多，它个头较大，一个约有2斤多重，呈圆盘形，中间夹包蜜糖、芝麻、核桃仁、花生仁等碎粒馅料，上面除点缀一些“花”之外，还有“五福捧寿”、“寿”字和小寿桃的造型等花样。由于寿盘做起来颇为费时费心，故恰好能用它来表达出对于至亲长辈的祝贺之愿。近些年来，受城里生活方式的影响，蛋糕也慢慢地开始流行了起来。

若老人去世，则要送“盘子馍”和“小圆馍”给丧家为礼。盘子馍一般比较素，也没有花样，它呈扁圆形，一个盘子大约一斤多重，寓意过世的老人一生功德圆满。小圆馍呈半球形，若换算起来，大约是四个圆馍相当于一个盘子馍。

在党家村及其所属的韩城一带，以蒸食为礼品的蒸食往来，在很多时候既是民众的馈赠行为，同时又往往是人们的互助行为。像过红白喜事，亲友们带来的礼馍，不少就被主人家用来待客，这样就多少减轻了筹办大规模会餐的负担。在党家村，花样繁多的蒸食（礼馍和花馍）构成了一个颇为完整的象征体系，我们可以把其中的每一种礼馍或花馍均视为是一种物化的符号，在它们当中浸透着特定的为当地民众共享的意义、价值和情感。此种蒸食往来的乡土传统，非常恰当地反映了当地乡村社会里人际交往的基本特色。在党家村，礼馍和花馍的种类、造型式样、数量、彼此的换算关系以及馈赠的时节、对象等，均有约定俗成的规矩，这些规矩正是当地村民最一般的生活常识，从研究者看来，它们都是非常重要的“民俗知识”。

村民们所馈赠、接受、回赠和还礼的礼馍或花馍，它们的种类、花样形式、大小、数量等，不同程度但也非常明确地体现着当事人彼此间社会交往的性质、彼此的辈分高低、血缘亲疏的远近甚至个人情谊的厚薄等。人们甚至仅从礼馍、花馍的种类、大小等，大致就可推测出是什么关系的人送来的，像寿桃、寿盘、献爷馍等一定是晚辈送给长辈，它的意思就是孝顺和恭敬；圈圈馍、壳儿馍、砚台馍等一定是长辈送给晚辈，它们的寓意是关爱和慈祥。收到圈圈馍者往往以敬爷馍回赠，其中也就隐含着辈份大小的关系。

村民们基本上是按照血缘亲疏的远近确定礼馍或花馍的数量，蒸食的数量往往以“百”为单位计算，通常，最重的人情（礼）是三百个馍，其次为二百、一百、半百或半百以下。例如，至近的如亲家、甥舅关系，此外，还有对于岳父母和公婆的丧事（下辈对上辈）、对于侄子或外甥的婚姻（上辈对下辈）等，一律均为三百个馍的蒸食。一般的姑表、姨表关系，对于姑、姨、姑父、姨父的丧葬，以及姑、姨对姊妹之子女的婚嫁等，均为二百个馍的蒸食。其他的均为一百个馍。近邻间的蒸食往来一般较轻，但如果彼此关系较好或情谊深厚，也可以根据情谊的轻重拿一百个馍或半百个馍者，这也就意味着人们为了维系或建构较好的关系，可以通过拿出较多的礼馍去实现或建构。接受礼馍馈赠的一方，一般都要把这些蒸食、礼品等全部记入帐簿，以备查考，作为未来回礼的依据。

今后的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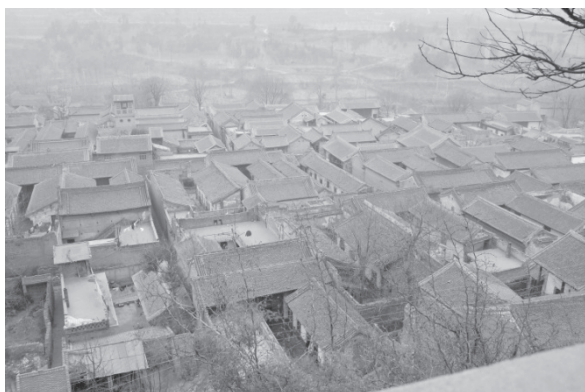
在民俗学的物质文化研究中，民具、农具、家具等“硬性”之物较受重视，这是因为它们的造型能够长期使用和保存，经久耐用；相对而言，还有一些“软性”之物，例如，像本文所研究的花馍，此外，还有剪纸、年画、纸马、风马旗等等，它们的价值与其在于被“使用”，不如说在于被“消费”，它们柔软、

短命，或者被吃掉，或者被风化、甚至被抛弃，但它们同样也具有学术研究的价值。它们同样也是我们所生活其中的“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同样地也被用于文化的表象、同样地可以承载各种意义。

最近，中国政府把山西、陕西一些地方的“花馍”民俗，列入到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中，说明此类课题已开始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花馍、礼馍是从最为普通的“食品”馒头中发展出来的，它们因为场景的不同，既可能作为“祭品”，也可能作为“礼品”，但同时亦可能又是一种民间颇具草根性的“艺术品”。由于它们很快就被消费掉了，很难有“作品”留存，因此，可以说它们乃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民俗艺术”⁶。但检索相关文献，可知有关花馍、礼馍的严谨的相关著述或论文少的可怜，这意味着对于花馍、礼馍的研究，今后尚有很多空间可以去探索。笔者今后拟继续对花馍、礼馍及其相关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田野调查，也希望再有机会可以向各位学术界的同行报告自己新的研究心得。

注释

- 1 当地人称神为“爷”，这是一种尊称。
- 2 党康琪编著《党家村人说党家村》79-82 页，1999 年。
- 3 李文英著《民居瑰宝党家村》第 218-223 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年。
- 4 张建忠主编《陕西民俗采风（关中）》第 253-254 页，西安地图出版社，2000 年。
- 5 李辛儒著《民俗美术与儒学文化》第 92-93 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2 年。
- 6 周星“人类学者如何看待民俗的艺术”，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编《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田野》第 35-42 页，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 年。



照片1 陕西省韩城市党家村景观



照片2 除夕之夜，新出笼的花馍和礼馍



照片3 农家祭神、祭祖时的供桌



照片4 党家村“民俗馆”陈列的一对“老虎馄饨”



照片5 迎接新娘子的新郎和端着“枣糕子”（盘子）的少女



照片6 婚礼上的“馄饨馍”（礼馍）



照片7 婚礼上新郎获赠的一对“老虎馄饨”



照片8 新婚洞房里的花馍



照片9 西庄镇的花馍店



照片10 农妇们一起做花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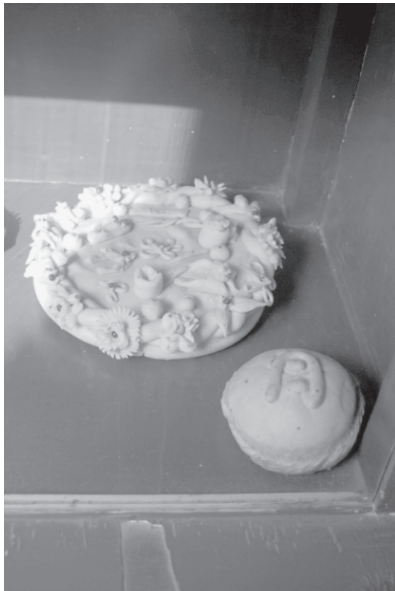
照片11 一个“寿盘”完成了造型



照片12 “寿盘”花馍（生坯）



照片 13 出笼的七夕花馍：水果馍（桃子、葡萄）、砚台馍、壳儿馍



照片 14 党家村“民俗馆”：
中秋节的“月饼馍”



照片 15 做花馍的道具